

文/学/经/典/赏/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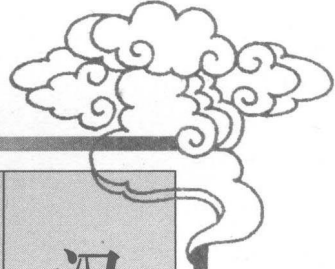
汉书精华

注·译·评

【文学经典赏读】

- > 对中国古代文学经典著作做翔实准确的注释
优美流畅的今译 精彩独到的评析
- > 使读者欣赏高雅的文学之美 领略深邃的文字之魂
- > 感受美妙的语言之精 贯通博大的文化之神

长春出版社



汉书精华

注
译
评

吴礼明 著

长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书精华注译评/吴礼明著. —长春:长春出版社,2008.1

ISBN 978—7—5445—0513—0

I.汉... II.吴... III.①中国—古代史—西汉时代—纪传体②汉书—注释③汉书—译文 IV.K234.1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4019 号

责任编辑:杨爱萍

装帧设计:徐力坚

出版发行:长春出版社

总编室电话:0431—88563443

发行部电话:0431—88561180

读者服务部电话:0431—88561177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

邮编:130061

网址:<http://www.cccbs.net>

印刷: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16 开本 787×1092 毫米

字数:400 千字

印张:22.75

版次: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0431—87923413

前言



一、关于《汉书》原著的说明

(一)关于作者

《汉书》亦称《前汉书》，作者班固(32年—92年)字孟坚，东汉扶风安陵(故城在今陕西咸阳市东)人，出身于汉代显贵和儒学之家。曾祖父班况为越骑校尉，况女为成帝婕妤。父亲班彪字叔皮，专史籍好述作，写成后传65篇续司马迁《史记》。班固9岁能文。16岁至23岁赴洛阳太学，博览经籍。治学着重大义不拘章句。建武三十年(54年)，班彪病逝，班固返乡守丧，感父手稿“所续前史未详”，自永平(58年—75年)初年起着手编撰《汉书》。永平五年(62年)遭人上告私改国史下狱，胞弟班超赴京上书辨白，明帝任班固为兰台令史。兰台是汉朝国家图书收藏处，为治学和撰著《汉书》提供了优越的资源。班固在《答宾戏》中说“专笃志于儒学，以著述为业”，先后历时二十余年，到建初中(75年—88年)完成《汉书》大部，“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班固又作宏篇巨制《两都赋》(《西都赋》和《东都赋》)，“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又多次入宫论学，参与廷议。建初四年，章帝于白虎观召集诸儒讲论《五经》异同，班固记录，纂成《白虎通义》。除撰《汉书》外，班固还写了很多诗赋和文章。明代张溥曾辑《班兰台集》，近人丁福保辑有《班孟坚集》。和帝永元初，班固随外戚窦宪出击匈奴封侯，后窦宪失势自杀，班固牵连下狱而死，时年61岁。班固死后，《汉书》尚有八表和《天文志》未成，和帝命其妹班昭补作，同郡马续助昭成《天文志》。所以《汉书》先后四人历三四十年始成。



(二)关于《汉书》

《汉书》纪传起自高祖(前206年),止于王莽(23年),载西汉230年史实,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基本沿袭《史记》体例,并“世家”入“列传”,改“书”为“志”,由十二本纪、八表、十志和七十列传组成。其记事详赡得体,正统思想浓厚,此后列朝所谓“正史”多沿袭之。班彪曾作《前史略论》,详论以往史学得失,着重评论司马迁,说:“然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其论述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贱;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这是班固著史的基点。《汉书》享有“文赡而事详”的盛誉。武帝以前史事,多采《史记》而甚有补修。创立《古今人表》和刑法、五行、地理、艺文等志,特别增加诏令、奏疏、诗赋、文章,大大丰富了史著,因而其容量巨大。《百官公卿表》比《史记·将相名臣年表》详备,既叙秦汉官制演变又记有汉三公九卿任免升黜。十志,为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等,记述古代政治、经济制度及文化思想史,为班固心血所铸,体繁思多,为后世史“志”及《通典》、《文献通考》所取法。七十列传,记西汉各人物、各民族及邻近诸国,几乎囊括西汉史事,“实录”写人,通过典型情节,凸显个性张露思想,并原始本末,于平实细节中见精神,所塑造的一系列形象都非常精彩。总之,正如《汉书·叙传》所说,“凡《汉书》,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维学林。”

(三)关于本书选篇

本书采用中华书局1962年6月版《汉书》作底本。因武帝以前史事,《汉书》多采《史记》,而《史记》翻译和研究版本又多见于世,故本书选录汉武帝前部分较少,武帝之后则多录,或武帝前班固用力甚大则多录,一方面可见出史传传承关系,另一面亦尽力体现班固本人创作特色,因而与《史记》雷同的地方可览《史记》,可以互相参照,体会班固文辞上增一字或减一字的用心。所选的标准在文史价值,于文质皆有可观者。



二、关于注译评的说明

(一)关于《汉书》的阅读难度

班固的文辞整饰而文雅,典章详备,史料价值极高,但其难度也由此增加。《后汉书·班昭传》说:“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又《三国吴志·孙登传》说:“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由此可见《汉书》自始难读。灵帝时代(168年—189年)有服虔、应劭等人音义。魏晋南北朝《汉书》音注者多,到了唐初颜师古(581年—645年)作注,所征引的注本已共有23家。宋、明两朝治《汉书》侧重校订,清代学者才并重释义,成书比前代多。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王先谦《汉书补注》集成刊行,被征引的专著和参订者多至67家。归因而言,为文雅训不离当时文化思想的发展,也与国家学术有其复杂的关系,同时历史需要不断阐释,而重典更需深度拓展,并于时代有可资借鉴处,所以班固本末其事,细推原委,理清思路,成著史的鲜明特色。此外《汉书》的典雅也不离作者个人学术的追求,对字句含义的精审,对民间系统和学者系统的取舍,对前代史著如何超越,都使得《汉书》不为案头等闲之书。此外,班固著史倾向记言,于文意横向排展而非纵向情节的牵连。因而不做处处烘托,而其意尽隐于传主事迹。甚至有意规避史迁作风,于是《汉书》保留较多古字,节省不少虚字,在语法上自成一系。以《外戚传》为例,前所叙事基本上承袭《史记》,后者叙论则多涉典章制度言论风物,于一般阅读效果而言,前者甚于后者;但前者又不能及达后者之凝重沉思。关于驰骋笔才,班固非不善此道,《朱买臣传》因过于煽惑表达技巧致使后世多分歧原意。但更为关键的是,《史记》承《战国策》并上溯《左传》成记事一路,而《汉书》似承《国语》上及《尚书》成记言一路。

(二)关于注译

一是特殊语法现象的今译。《汉书》有较多的特殊语法现象,尤其是定语后置式现象在《汉书》中为数不少。如《汉书·霍光传》“中孺趋入拜谒,将军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为大人遗体也。’中孺扶服叩头,曰:‘老臣得托命将军,此天力也。’”中的“老臣得托命将军,此天力也”句,不能说“老臣能够把生命寄托



在将军身上,这是上天的力量啊”,而应当说“老臣能够承托将军的生命,这是上天的力量啊”,这样不仅意思顺畅,关键是与原文上下文意思吻合。又如《霍光传》中“取诸侯王、列侯、二千石绶及墨绶、黄绶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一句,王先谦以为“者”是衍文,又有人说“者”疑为“诸”(众多之意),于是将“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这句译文作“一并授予昌邑王国的郎官和赦免为良人的奴隶佩戴”理解。其实是没有弄清语法所致。这一句可理解为“拿诸侯王、列侯、二千石的(绿、紫、青)绶带以及(六百石以上的)墨绶、(二百石以上的)黄绶,一并授予昌邑王国已赦免为良人而任郎官的豪侠巨盗佩戴”,原因是“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句中,“免奴”作“郎官”的定语,而“者”相当于“之”。再如《汉书·高帝纪》中“沛公旦日从百余骑见羽鸿门”,也不能简单附加“于”到“鸿门”之前。

二是繁难文字的训释。繁难文字在注释时尽量一并注明。如《李广传》中“李陵字立政曰”中的“字”,多部字典辞典里均很难见到合乎原文的解释,今从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训释,并注明出处。其他如同义俳叠现象,如《外戚传》中对“将”与“顺”的同训,《东方朔传》中对“精神”一词的异解等。

注字尽可能引用字典解释,如《说文》、《广雅》、《辞海》等,于《说文》,又涉引段玉裁、朱骏声、杨树达诸家的见解,或有繁难释意,也务求旁搜,如《晁错传》中“而民不恨者,知与而安己也”,“与”不可寻常解,从张自烈《正字通》作“(赏)赐”解。

当然,本书注释主要从颜师古,所以本书注释里尽皆列举,原因在颜注敬慎详审。如“朝请”,在《外戚传》和《东方朔传》中均有不同读音和解释。又如在《文三王传·梁孝王传》中“梁之侍中、郎、谒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门,与汉宦官亡异”,“著”师古只注“著音竹略反”,与今“穿着”之“着”音同,故知为动词,所以又可知“引籍”为名词。再查“引籍”知为“引入和符籍”(应劭曰:“籍者,为二尺竹牒,记其年纪、名字物色,县之宫门,案省相应,乃得入也。”《汉书·严延年传》贾公彦疏云:“言引籍者,有门籍及引入乃得出入也。”),今有注家以《史记·梁孝王世家》作“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门”,而以为“引籍”作“引入和门籍”解,又“著籍”作“犹言通籍”,皆误。为说明此点,所以在注释里将此例做了旁搜,(“引籍”例:《史



记·外戚世家》：“行诏门著引籍，通到谒太后。”《汉书·佞幸传》：“上以贤难归，诏令贤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贤庐，若吏妻子居官寺舍。”《宋史·职官志》：“自余太常国子博士、殿中丞、舍人、洗马，俱不下数百人，率为常参，皆著引籍，不知职业之所守，多由恩泽而序迁。”欧阳修《送谢中舍》诗：“滁南幽谷抱山斜，我凿清泉子种花。故事已传遗老说，世人今作画图夸。金闺引籍子方壮，白发盈簪我可嗟。试问弦歌为县政，何如尊俎乐无涯。”）。类似例子还多，这里不一一列举。

三是典章制度的注释。凡涉及典章制度，注释从颜师古注，盖因颜注较《汉书》的时间为近，又考订严密。可以补充者尽量从现有资料。如《东方朔传》中的“戏车”，古代不详，今从出土汉墓砖上的图案和解释文字。此外影响阅读而古注所没有注释的，也一并详注。如《杨胡朱梅云传·梅福传》中涉及“三统”“孔子”都做了较为详尽的注释，如“孔子”注，发凡孔子家脉，读者可从注释里知道文章所涉方面，减少因涉及典章制度所带来的麻烦。

此外文意不甚显明的，则引用出处，直至能够理解为止。如《东方朔》一文的“传赞”部分，结合扬雄原文才能理解，所以对扬文做了大量引录。又如《杨胡朱梅云传》的“传赞”结束一句“何远之有”，似不必解释，为求准确释文，故注明所引《论语·子罕》出处，并引申“言不肯用心深思而不见高远至理常在平凡浅近处”。

四是文意之间或上下文之间的释译。有不少文意只有结合上下文才能理解，而泛泛作解则不知所言。如《外戚传·传序》里，“人能弘道，末如命何”一句，“道”不能解释为人伦之道的“道”，应该解释为圣道之“道”。“甚哉妃匹之爱，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况卑下乎”这几句中，在史记里作“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汉书少一字，当作定语后置式来理解则顺。又如《外戚传·孝成赵皇后》里议郎耿育奏疏：“孝成皇帝自知继嗣不以时立，念虽未有皇子，万岁之后未能持国，权柄之重，制于女主，女主骄盛则耆欲无极，少主幼弱则大臣不使，世无周公抱负之辅，恐危社稷，倾乱天下。知陛下有贤圣通明之德，仁孝子爱之恩，怀独见之明，内断于身，故废后宫就馆之渐，绝微嗣祸乱之根，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庙。”其中“废后宫就馆之渐”如何解释？有关注家翻译为：“先帝知道



陛下有贤圣明达的品德,仁爱孝顺的恩义,独具慧眼,暗下决心,因此就不再去后宫美人们的住所,断绝了由于主幼而带来祸乱的根苗,一心想把皇位传给陛下,以保证汉家宗庙的安定。”显然,此种翻译违背了原文意思并作曲解。其实“废后宫就馆之渐”与“绝微嗣祸乱之根”相对,并与后面“成结宠妾妒媚之诛”相照应,“后宫”与“就馆”、“微嗣”与“祸乱”,均为因果关系。“就馆”指得到御幸而生子之事,紧承上文司隶解光奏折事。而“渐”(征兆,迹象,指刚露头的不好的情势)与下文“根”相对。如此译意方才可通。具体见本书相关部分译文。

又如同是这篇奏疏,又有:“此乃孝成皇帝至思所以万万于众臣,陛下圣德盛茂所以符合于皇天也,岂当世庸庸斗筭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广将顺君父之美,匡袪销灭既往之过,古今通义也。”有注家翻译为:“这正是孝成皇帝高明的思维胜过众臣万万倍的原因,这也是陛下圣德广大正符合皇天选择的缘故。这岂是当世庸碌短识之臣所能理解的道理呢!况且赞美发扬遵循君父的美德,补救消除已往的过失,这是古今共同的大义。”行文风格与原文不对已不做多说,单单文意的理解也很成问题。其实“且褒广将顺君父之美,匡袪销灭既往之过”是补说“当世庸庸斗筭之臣”,因而这三句关连甚紧,所以“当世庸庸斗筭之臣”当为译文的重点,不能稍稍略过,要析出“世庸碌无为”、“才识短浅”两点。前者指品德作为,后者指自身问题。所以知“世庸碌无为”应“褒广将顺君父之美”,而“才识短浅”及“匡袪销灭既往之过”。在文字上,该注家将“褒广将顺”译为“赞美发扬遵循”,将“匡袪销灭”译为“补救消除”,是不理解骈文的特点所致。其实“褒”与“广”、“将”与“顺”,“匡”与“袪(救)”、“销”与“灭”意同。具体注释与译文见本书相关部分。

此外译文也力求信实,评析追求得当。《汉书》的精美不以叙事见长,往往语言凝练,言简意丰,文章重在追叙事件本末,不在表面驰骋笔力,甚至中和冲淡,有迂徐回环之妙。译文虽不能望其项背,但愿直译满足矣。而直译亦尽照字典释义,不擅自妄为。也力求保持原文外在形式,骈骈对译,但有直译困难者也从意译。如《杨胡朱梅云传》中的“诸侯夺宗,圣庶夺适”,作“天子诸侯废嫡立贤,以支庶而承大宗”。个别地方作了增字,如《外戚传·高祖薄姬》中的“用吕后不合葬长



陵,故特自起陵,近文帝”,译为“皇太后因为吕后(是皇系的正嫡)的缘故不宜葬在长陵,所以特地自行建陵,陵墓靠近儿子文帝的陵园(霸陵)”,在“文帝”之前增加“儿子”二字,以表达绵绵不尽的母子情深。至于文中涉及到辞赋,如汉武帝《李夫人赋》,不便一一对应,故从意译,虽不能保持原文神韵,也力求有一点近似。此外其中的语气词也尽可能翻译出来。

(三)关于评析

以文史结合评析为主。受著译者视野限制,评析只能说其大要,而难深入。阅读史传文学,最大困难不在文字本身,作品所流露之倾向性往往并不易捕捉。比如《霍光传》至今仍有班固笔矛盾之说,言对霍光的功勋不能不肯定而又讥讽其“不学无术”,此实不解作者痛惜之情由。又如获其久远、福祚绵长一直为作者心中之良愿,故而道家影响其实并未根绝。又如《梁孝王传》中梁王举动,似乎评论不离褚少孙之言,但究竟与文章风情隔了一层。再如高祖刘邦,《史记》已在读者心里刻下极深印记,多少读史都成求搜细枝而成猎奇,为弱者悲哀,为有情流泪,都成一般定势。如高祖杀韩信,其实不离汉初复杂情势。阅读《汉书》,需要整体感知,把握长度文字,进行深度思索,并博览旁求,才有可能摆脱阅读简单之比附。

目 录

前 言	1
汉书卷一 高帝纪	1
汉书卷三十四 韩信传	67
汉书卷四十七 梁孝王传	85
汉书卷四十九 晁错传	92
汉书卷五十四 李广传(含李陵)	126
汉书卷五十四 苏武传	150
汉书卷六十四 朱买臣传	163
汉书卷六十五 东方朔传	170
汉书卷六十七 杨胡朱梅云传	204
汉书卷六十八 霍光传	228
汉书卷八十九 黄霸传	258
汉书卷九十七 外戚传	269





高帝纪 《汉书·卷一》

【题解】

唐代颜师古说：“纪，理也，统理众事而系之于年月者也。”《汉书》里的“纪”，是编年体，以正论建立起历史体系。刘邦庙号“高祖”，按古礼谥法，本没有“高”字，以他的功劳最高而为汉帝太祖，所以特地为谥。在司马迁的《史记》里，把《汉高祖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这与以帝王为中心的体系和凸显刘汉王朝的功绩是相矛盾的，所以班固创作了断代史以适应这种要求。《汉书》就从“高帝纪”开始。行文叙述了高帝刘邦一生经历和开创西汉基业的历史功业，及其为人从政的特点。刘邦出身平民，于秦末征战中登上帝位。他为人豁达大度，知人善任，是秦汉风云际会中的杰出人物。史书充分肯定了刘邦的所作所为，并给予他崇高的历史地位。阅读本篇传记有助于我们了解和认识秦汉波澜壮阔的历史情势和时代人物之间复杂多变的权谋斗争，有助于提高人们的历史观。其治理天下及施政用人，对于今天也是有益的借鉴。

【一段】

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也^①，姓刘氏^②。母媪^③尝息大泽之陂^④，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⑤，父太公^⑥往视，则见交^⑦龙于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

【译文】

高祖皇帝，沛县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母亲刘媪曾在大沼泽边歇息，梦见她与神灵遇会。当时雷电交加天地昏暗，父亲刘太公前去探看，就见一条蛟龙盘踞在刘媪上空。不久刘媪就有了身孕，于是生下了高祖。

【注释】 ①沛：县名，在今江苏省沛县。丰邑：沛县所属的乡，其下又辖中阳里。汉时丰邑改置为县，当时属沛县，今江苏丰县。②姓刘氏：汉高祖，姓刘，名邦；因排行老四，又名季。③媪(ǎo)：老年妇女的通称。④陂(bēi)：岸边。这句是说刘母在堤塘边上上

休息(而小寐做梦)。^⑤晦冥:昏暗。^⑥太公:对男性老年人的尊称。可能刘邦的父亲无名,或名失传。^⑦交:通“蛟”。

【二段】

高祖为人^①,隆准^②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③。宽仁爱人,意豁如^④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⑤。及壮,试吏^⑥,为泗上亭长^⑦,廷中吏^⑧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貰酒^⑨,时饮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怪。高祖每酤留饮,酒雠^⑩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⑪。

高祖常繇^⑫咸阳,纵观^⑬秦皇帝,喟然大息^⑭,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矣!”

【译文】

高祖相貌,鼻梁高耸、面似蛟龙,留有漂亮的胡须,左腿长着72颗黑痣。他宽厚仁慈,心境开阔。为人常常比较大度,不从事平常人家所谓的生产劳作。到了壮年,试用为吏,担任了泗上亭长,县廷中的官吏没少受他恶作剧式的捉弄。他好酒、也好女色。经常在开酒店的王媪、武负两位老太太那里赊酒喝,时常因为饮酒醉卧在那里,武、王两位老太太看到高祖身上常常有怪异的现象发生。高祖每次买酒并留在酒店里饮酒的时候,酒店里所卖的酒就要比平时多出几倍。自从看到高祖身上怪异的现象之后,每到年终结算,这两家常常将高祖的赊酒契券折毁并免除债务。

高祖曾经到咸阳去服公役,看到秦皇帝嬴政出行时的盛大气象,感慨长叹,说:“啊呀,大丈夫就应当是这个样子的!”

【注释】^①为人:这里并非指做人处世的态度,而是指人的长相(相貌)。^②隆:高。准:鼻子。^③黑子:黑痣。^④豁如:豁然开阔的样子,指心境开阔。^⑤家人:指平常人家。《左传·哀公四年》云:“蔡昭公将如吴,诸大夫恐其又迁也,承公孙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家人”即民家。^⑥试吏:试用为吏。^⑦泗上亭:地名,在今江苏沛县东。秦汉时,十里设一亭,筑有楼屋;设亭长一人,主管地方治安警卫,缉捕盗贼,调处民间争讼,止宿来往官吏,有时也留宿一般行人。^⑧廷中吏:指县里的吏员。^⑨武负:武家之母。负,古语谓老母为负。貰(shì):赊欠。^⑩雠(chóu):售。^⑪折券弃责:毁账单,免债务。券,契券,凭证,类似于今天的欠条。责,通“债”。^⑫繇:通“徭”,服公役。^⑬纵观:百姓观看皇帝车驾。纵,颜师古说:“纵,放也。天子出行,放人令观。”^⑭喟(kuì)然:形容叹气的样子。大息:叹息。

【三段】

单父人吕公善沛令^①,辟仇^②,从之客,因家^③焉。沛中豪杰吏闻令有重客^④,皆往贺。萧何为主吏^⑤,主进^⑥,

【译文】

单父人吕公与沛县县令交好,为了躲避仇家,到县令家做客,就在沛县安了家。沛县有名望的官吏听说县令家来了尊贵的客人,都前去向长官表示祝贺。萧何是县里主事一方的官吏,负责收受来宾送来的财礼,





令诸大夫⑦曰：“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高祖为亭长，素易⑧诸吏，乃给为谒⑨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谒入，吕公大惊，起，迎之门。吕公者，好相人，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⑩。萧何曰：“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诸客，遂坐上坐，无所诎⑪。酒阑⑫，吕公因目⑬固留高祖。竟酒，后。吕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愿季自爱。臣有息女⑭，愿为箕帚妾⑮。”酒罢，吕媪怒吕公曰：“公始常欲奇⑯此女，与贵人。沛令善公，求之不与，何自妄⑰许与刘季？”吕公曰：“此非儿女子⑱所知。”卒⑲与高祖。吕公女即吕后也，生孝惠帝、鲁元公主⑳。

高祖尝告归之㉑田。吕后与两子居田中，有一老父过，请饮，吕后因饷㉒之。老父相㉓后曰：“夫人天下贵人也。”令相两子，见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贵者，乃此男也。”相鲁元公主，亦皆贵。老父已去，高祖适从旁舍来㉔，吕后具言㉕：“客有过，相我子母皆大贵。”高祖问，曰：“未远。”乃追及，问老父。老父曰：“乡者㉖夫人儿子㉗皆以君，君相贵不可言。”高祖乃谢曰：“诚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贵，遂㉘不知老父处。

他对到场的客人们说：“送钱不满一千钱的，在堂下就坐。”高祖当时是个亭长，一向看不起这些官员，就假装在名刺上写上“贺礼钱一万钱”，其实身上一文钱都没带。名刺递进去后，吕公非常吃惊，忙站起身，到门口去迎接。吕公这人，好给人看相，看见高祖相貌非凡，就非常敬重他，邀请高祖进去，请他坐上座。萧何说：“刘季这人本来好说大话，很少能做成什么事。”高祖乘机戏弄了这些来客后，就坐上了上座，一点谦让的意思也没有。行酒将终的时候，吕公用眼示意极力挽留高祖。行酒结束后，高祖便走在最后。吕公说：“在下年轻时就喜欢给人相面，看的人很多了，没有一个如刘季你的相貌的，希望刘季你自重自爱。在下有个女儿，愿意做你的婢妾。”酒宴结束后，吕老太太生气地对吕公说：“您当初常常想将这个女儿作为奇货，嫁与贵人。沛县县令待您不薄，求这个女儿为妻室而您却不给，为什么自己不问轻重就许给了刘季？”吕公说：“这不是你妇道人家可以理解的。”最终还是把女儿嫁给了高祖。这位吕公的女儿就是后来的吕后，为高祖生下了孝惠帝和鲁元公主。

高祖曾经请假回到自家的田里去。吕后和两个孩子正在田里干活，有个老人路过，向他们要点水喝，吕后又顺便给了他一些食物吃。老人给吕后相了一面说：“夫人是天下的贵人啊。”吕后又让他给两个孩子相面，老人见到孝惠帝，说：“夫人之所以尊贵，就是因为有这个儿子。”老人给鲁元公主相面，也说她将来会尊贵。老人离开后，高祖正好从附近的屋边过来，吕后详细告诉刘邦说：“有一位路人经过这里，相我们母子的面说将来都极为尊贵。”高祖问相面的人在哪里，吕后说：“还没有走远呢。”于是高祖顺着吕后所指的方向追上了老人，将吕后所说的话又向老人问询了一遍。老人说：“刚才那位夫人和儿女都因为您（而尊贵），您的面相贵不可言。”高祖于是感谢老人说：“如果真如老人家所言，我不敢忘记您的恩德。”等到高祖显贵后，最终不知道老人住在什么地方。

高祖为亭长，乃以竹皮为冠，令求盗之薛治^②，时时冠之，及贵常冠，所谓“刘氏冠”也。

高祖当亭长时，竟用竹皮编织帽子，并让捕盗的差役到薛地去订做，经常戴在头上，等到后来显贵的时候也常常戴着，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刘氏帽”。

【注释】 ①单父(shàn fù):秦县名，今山东单县。沛令:沛县的最高行政长官。②辟仇:躲避仇人。辟，通“避”。③家:安家。④重客:尊贵的客人。⑤萧何:沛县丰邑人，辅佐刘邦统一天下，位至丞相，封侯。事详《萧何传》。主吏:县衙里主事一方的掾吏。南朝宋裴骃《集解》等认为主吏即功曹，负责掌管人事，考核官吏政绩，评品优劣和进黜。⑥主进:负责收受宾客送来的财礼。进，通“阌(láng)”，见面礼。⑦大夫:爵名，秦汉二十等爵的第五级。这里是对有身份的到场客人的尊称。⑧易:轻视。⑨给(dài):欺骗。谒:名帖，名刺，名片。⑩坐:同“座”。⑪无所诎:不谦让。诎，通“屈”，这里有“谦让”的意思。⑫酒阑:行酒将终。⑬目:目视，用眼示意。⑭息女:女儿。息，子。⑮箕帚妾:管洒扫清洁的婢妾。这是吕公的谦词。一说实指高祖时已有曹氏，生子肥。箕帚，端畚箕，拿扫帚。⑯奇:珍奇，稀奇，奇货。此处为动词，以……为奇。⑰妄:乱，不通于轻重谓之妄言，胡说。⑱儿女子:妇道人家。⑲卒:最终。⑳孝惠帝:即刘盈，公元前195年至公元前188年在位。鲁元公主:鲁为食邑，元为长。汉制，皇帝女儿称“公主”，姊妹称“长公主”。鲁元公主是惠帝之姊，故称“元公主”。㉑告归:请假回家。之(动词):到。㉒“请饮，吕后因哺之”句:前为“饮”后为“哺”，似不可解，当作“因(之)哺之”解。因，趁着，连着，顺便。师古曰:“父本请饮，后因食之，故言哺也。”哺，通“哺”，以食物给人吃。㉓相:相面。㉔适:正好，恰好。旁舍:附近的房子。旁，边，侧;附近。㉕具言:详细告诉。㉖乡者:刚才(的)。乡，同“向”。㉗儿子:儿女。子，亦可指“女”。《战国策·赵策三》:“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于纣，纣以为恶。”㉘遂:竟。王先谦《汉书补注》云:“遂犹竟也。《史》、《汉》如此用者皆训竟。”㉙求盗:秦时亭长属下有两卒:一为亭父，管杂务;一为求盗，负责捕盗贼。之:到。薛:县名，在今山东滕县。治:订做。

【四段】

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骊山^①，徒多道亡。自度比^②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亭，止^③饮，夜皆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④矣!”

【译文】

高祖以亭长的身份为沛县押送服劳役的囚徒到骊山去，囚徒们大多在半道上逃亡了。高祖估计等押送到骊山时囚徒们可能都跑光了，走到丰县西边湖泽中的亭子时，停下来休息喝酒，夜里把囚徒们身上的绳索都解开，对大家说:“诸位都离开这里吧，我也从此逃亡去了!”



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高祖被酒⑤，夜径⑥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斩蛇。蛇分为两，道开⑦。行数里，醉困卧。后人来至蛇所⑧，有一老妪⑨夜哭。人问妪何哭，妪曰：“人杀吾子。”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者赤帝子斩之，故哭⑩。”人乃以妪为不诚，欲苦⑪之，妪因忽不见。后人至，高祖觉⑫。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⑬。诸从者日益畏⑭之。

秦始皇帝尝曰“东南有天子气”⑮，于是东游以厌当⑯之。高祖隐于芒、砀⑰山泽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又喜。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

囚徒中愿意追随他一起逃亡的壮士有十多个人。高祖乘着酒意，夜里抄小路穿过沼泽地，让一个人在前面探路。前面探路的人回来报告道：“前面有条大蛇挡在路上，我们还是往回走吧。”高祖这时已经醉了，对大家说：“壮士往前走，怕他什么！”于是大步向前，抽出宝剑斩杀大蛇。大蛇当即被劈成两半，于是道路畅通了。又走了几里路，高祖既醉又困乏，就在路边横卧而睡。走在后面的人经过刚才大蛇拦路的地方，见有个老婆婆深夜哭泣。有人就问她为什么哭泣，老婆婆说：“有人杀了我的儿子。”此人问道：“您的儿子为什么被杀啊？”老婆婆说：“我的儿子是白帝的儿子，刚才他变成大蛇，拦在路上，现在赤帝的儿子把他斩杀了，我因此而伤心痛哭啊。”人们认为老婆婆说话不诚实，准备困辱她，可她突然就不见了。等后面的人到来，高祖这时也已经醒了。大家把刚才的事说给高祖听，高祖于是心里独自欢喜，自恃不凡起来。而跟随他的众人从此更加敬畏他了。

秦始皇曾经说“东南方向有帝王云气”，于是就巡游于东方以镇压这股云气。高祖便躲藏在芒山、砀山一带的山林湖沼中，吕后和别人都去找他，经常很准确地找到。高祖觉得奇怪，问吕后，吕后说：“你住的地方上面常常有一团云气，因此顺着云气去找经常可以找到你。”高祖又感到高兴。沛县中有的年轻人听说了此事，不少都想去投奔他。

【注释】①徒：指服劳役的囚徒。骊山：在今陕西临潼县境内。②度(duó)：揣测，估计。比：等到。③止：停下休息。④逝：逃亡。⑤被酒：带有醉意。⑥径：小路，此处用做动词，抄小路。⑦开：通。⑧所：地点。⑨老妪(yù)：老年妇女。⑩白帝：古代传说中的五天帝之一，位于西方，在五行中为金德。秦襄公认为自己是白帝子孙，因此祀白帝。赤帝：古代传说中的五天帝之一，位于南方，在五行中为火德。按照五德循环的理论，火克金，火德要代替金德，即赤帝的子孙要代替白帝的子孙，也就是汉要灭秦。记述赤帝子诛白帝子故事，是要显示高祖刘邦的神异征兆。⑪苦：困辱。⑫觉(jué)：睡醒。⑬自负：自恃不凡。⑭畏：敬畏。⑮天子气：即帝王所在上空的特殊云气，为祥瑞之一。古人认为得到天命的帝王出现时，会有某种祥瑞伴随。⑯厌：通“压”，镇压。⑰芒、砀(dàng)：两山名。芒山在砀山北，砀山在今河南永城县东北，两山相距八里。



【五段】

秦二世元年秋七月①,陈涉起蕲②。至陈③,自立为楚王,遣武臣、张耳、陈馀略④赵地。八月,武臣自立为赵王。郡县多杀长吏以应涉。九月,沛令欲以沛应之。掾⑤、主吏萧何、曹参曰:“君为秦吏,今欲背之,帅沛子弟,恐不听。愿君召诸亡在外者,可得数百人,因以劫众⑥,众不敢不听。”乃令樊哙⑦召高祖。高祖之众已数百人矣。

于是樊哙从高祖来。沛令后悔,恐其有变,乃闭城城守⑧,欲诛萧、曹。萧、曹恐,逾城保⑨高祖。高祖乃书帛射城上,与沛父老⑩曰:“天下同苦秦⑪久矣。今父老虽为沛令守,诸侯并起,今屠⑫沛。沛令共诛令,择可立立之,以应诸侯,即室家完⑬。不然,父子俱屠,无为⑭也。”父老乃帅子弟共杀沛令,开城门迎高祖,欲以为沛令。高祖曰:“天下方扰⑮,诸侯并起,今置将不善,一败涂地⑯。吾非敢自爱⑰,恐能⑱薄,不能完⑲父兄子弟。此大事,愿更择可者⑳。”萧、曹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种族㉑其家,尽让㉒高祖。诸父老皆曰:“平生所闻刘季奇怪㉓,当贵,且卜筮㉔之,莫如刘季最吉。”高祖数让㉕,众莫肯为,高祖乃立为沛公㉖。祠黄帝,祭蚩尤㉗于沛廷,

【译文】

秦二世元年秋季七月,陈胜在蕲县起义。攻下陈县后,自立为楚王,派武臣、张耳、陈馀攻打原赵国的土地。八月,武臣自立为赵王。很多郡县都杀掉他们的长官和官吏来响应陈胜。九月,沛县县令也想在沛县举事响应陈胜。属吏萧何、曹参说:“您身为秦朝的官吏,现在要背叛朝廷,率领沛县的子弟,恐怕大家不会听从,希望您招集那些逃亡在外的人,可以得到数百人,借他们的力量来挟制众人,众人就不敢不听从您了。”于是沛令就让樊哙去征召高祖。而高祖这时手下已经有几百人了。

于是樊哙跟着高祖来见县令。沛令后悔了,害怕他们发动变乱,就关闭城门据城坚守,并准备处决萧何、曹参。萧何、曹参两人害怕,翻过城墙去投靠高祖。高祖就把一封写在帛上的信射上城头,对沛县那些有希望的人说:“天下民众同受秦朝的迫害已经很久了。现在父老们虽然为沛令守城,但各地诸侯都已经起事了,今天就可以攻破沛县。沛县现在共同诛杀县令,选立可以胜任的人,以此来响应各地诸侯,那就可以保全各自的家室。否则,父子都要遭到杀害,就不值得了。”于是父老们就率领子弟们一起杀死了沛令,打开城门迎接高祖,准备推举他为新的沛令。高祖说:“天下刚刚大乱,各地诸侯一起起事,现在一旦选择将领不当,就会一败涂地。我不敢吝惜自身,只是担心能力有限,不能保全父老子弟们的身家性命。这是大事,希望重新选择合适的人选。”萧何、曹参都是文吏出身,吝惜自身,担心举事失败,以后秦王朝会将他们全家灭族,都极力地推举高祖。父老们都说:“我们平时就听说刘季非凡,应当显贵,而且我们占卜的结果,都不如刘季最吉利。”高祖多次推让,众人都不同意,高祖于是被拥立为沛公。沛公率领大家在县衙大院祭祀黄帝和蚩尤,